

中国文联出版社



陈新 著

B城

第一个爱滋病患者



— 陈其采 —

一实二新三短四辣

王之来

江苏籍中年作家陈新，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作协理事。一九八〇年以来，他从事小说创作，到目前已发表了短、中、长篇小说九十余万字。他的处女作《局长的心开导》在《人民文学》发表，约三百字；第一个短篇小说《河南小妃》在《小说月报》转载，三千余字；第一部中篇小说《失踪者的妻子》三万多字；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手稿三十万字。由三百到三千，由三千到三万，由三万再到三十万，每前进一步都与“三”有关。陈新笑着对笔者说：“三，是个吉祥的数字，不过这是巧合。”其实，从这个小小的巧合能够看出，他在创作道路上，步子迈得多么踏实，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通读陈新的小说，概括起来有四个特点：一实二新三短四辣。不管东西南北风，他都不动摇，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

实，指他的作品有真情实感，从不无病呻吟，不说假话、大话、空话和套话，不说那些云迷雾地的外来的引用语

言。读者评论他的小说“无虚诞、多质实、少虚辞、生活味浓”，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他从小酷爱文学，自幼就有一个当作家的梦。但是，大学毕业以后，恰逢“文化大革命”，不让他说实话。他说：“宁可让美好的理想沉没，也不能违心地胡说八道。”文革十年，他果然一个字没写，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才拿起笔来。

新，既指他选择题材的角度新，也指他努力为社会主义新人塑像的艰苦努力。对写社会主义新人，有些作家感到为难，觉得跟前尽是芸芸众生。陈新却不然，他的思想非常敏锐，从周围现实生活中发现新人，通过艺术概括，跃然纸上，既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又有复杂的思想感情，血肉丰满，形象鲜明。尤其是《人生如旅途》的女主人公华贵，作者把她对丈夫又恨又爱、又痛苦又相信得胜的复杂和细腻感情揭示得淋漓尽致，最后与不争气的丈夫毅然别离，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写法令读者由衷地叹服。

短而凝练是陈新小说的第三个特点。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她从天上来》，大都在三、五千字左右。这部中篇小说大都在三、五万字左右。在“长”风盛行的今天，能把作品尽量自觉地写短，是非常可贵的。曾经有人问陈新为什么总是写得这样短呢？他说：“要珍惜文字，纸张和读者的宝贵时间，无味地拖长也是一件浪费。其实短不敷衍，写短而又要写好也不是很容易的。”这种创作态度是何等严肃！

辛辣幽默是陈新作品又一个突出的特点。有的评论家说，他的笔调有点象文学大师鲁迅、契诃夫的风格。这当然是向名家学习的结果。他笔下的人物，或褒或贬，或扬或抑，都写得维妙维肖，恰如其分，当读到一些精采之处，不

禁会哑然失笑，从中受到启迪和艺术享受。《敢死队长之死》一文，儿子突然要和跛腿的老子谈判“推车费”。老子的大脑为之震撼。他想，他和日本侵略军谈判过，和英帝侵略军谈判过，和国民党反动派谈判过，但是还从来没和自己儿子谈判过，连想都不敢想。况且是赤裸裸地谈钱！他恼怒之极，真想举起双拐将儿子捶个半死。但是，恼怒之后，父子真的谈判了，出乎意料是顺利成交：他每月预付儿子100元“推车费”，取得了确定行走路线的权利。真可谓幽默中透着辛辣，失笑后又无限痛惜。

最后祝愿陈新沿着自己的创作道路阔步向前。

1987年重阳于北京

目 录

一实二新三短四辣(序).....王之来

蛀虫.....(1)

三毛头.....(32)

敢死队长之死.....(64)

人生如旅途.....(100)

魂兮归来.....(154)

王中日野.....(200)

B城第一个艾滋病患者.....(282)

我的处女作(后记).....(371)

蛀 虫

一 一封检举信

一封厚厚的挂号信十分委屈地躺在油漆黑亮的老式写字台上。

外贸公司总经理周长胜不屑一顾地把它推到写字台右角。抓购进、抓外销、抓储运、抓收费，这些大事都抓不过来，哪有空闲抓这种群众来信？现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再也不能纠缠在这些无谓的政治纠葛之中了。

他戴上宽边黑架老花镜，拿过出国期间买的带日历表的自动圆珠笔，打开出口业务处外销情况报表，准备批阅。但是，新任市党委张书记昨天做的关于整顿党风、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总在耳畔鸣响。张书记似乎在郑重地提醒他，被他推到写字台一角去的那封鼓鼓的挂号信很有抓一抓的必要。

真要命，连新来的张书记都知道他有滥用“抓”这个汉语动词的毛病。有一次，因职工独生子女入托困难，他让公司机关所有独生子女的父母带着孩子到饭厅集合；他在台上作报告，许诺说：“我们下决心抓一胎化的孩子，一个一个地抓，一家一户地抓，一个不漏地抓，大抓狠抓全部抓……”每说一个“抓”字，他便五指向台下张开，又用力收拢，作出抓的样子。当父母的笑得前仰后合，孩子们却惊吓得直往

妈妈怀里钻。他生气地叫道：“笑什么？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不知是哪个长舌头的，把这番话传到了新来的张书记那里。于是，在第一次听取外贸工作汇报会上，张书记就委婉地批评了他：“老周啊！请你象抓一胎化孩子那样，抓一抓你们公司的来信来访吧。”

他放下手中的外销情况报表，伸手抓过被他推到写字台右上角上的那个结实的牛皮纸信封。

“周长胜家信”，几个虽不入体却很刚健的钢笔字映入他的眼帘：哼！小花招！即便不要这个障眼法，这回他也一定要亲自拆阅了。不然的话，张书记可要为这些群众来信抓他啦。

打开牛皮纸挂号信封，摊平十六开光连信纸，周长胜逐字逐句地读下去。信不算太长，但每一个字都象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粘而有力的墨斗鱼的吸盘，把他的目光牢牢地吸住了，他不能不一口气读下去。读完后，他先是极为惊愕，冷静一阵后，不由自主地又重读了一遍：

周长胜同志：

首先请你原谅，原谅我冒充你的家人给您写信。不过，这也是逼上梁山。我上个月给您写的两封检举信，大概您没有见到，都已原封不动地转到被检举人汤士毅的手中了。

码头仓库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汤士毅，结伙明拿暗盗仓库里的出口物资，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对检举人实行凶狠而又不动声色的打击报复。问题严重，请速派人来仓库调查核实。

敬礼！

共青团员 李钢

一九八二年×月×日

检举人李钢，他不认识。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他一无所知，甚至是男是女，他也下不了结论。现今的一些青年人，男不男，女不女。有的男孩子偏偏起个女人的名字；有的女孩子又偏偏起个嘎小子的名字。如同他（她）们的服装和发型，叫你捉摸不定，雌雄难辨。哎——先不管这些，这李钢是个年青人肯定无疑，共青团员嘛！而且这个年青人的个性很可能象钢铁一般坚硬，这从信中横平竖直、遒劲有力的笔体便可看出端倪。俗话说，文如其人，字如其性。

被检举人汤士馥他倒是熟悉的。

在全公司的处级干部中，她给他的印象中最深刻、最清晰的了：年轻标致，干练利索，举止稳重，善于辞令，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女强人。不久前，在一次研究如何尽快实现公司领导班子“四化”的党委扩大会上，还专门谈到了她。他清楚地记得，会上除去个别同志指出她的一些小毛病诸如爱打扮、说的和做的有距离等等之外，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应该尽快选拔她进领导班子。她的条件最理想：四十露头，大学毕业，现任处级领导，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是个女同志，半边天嘛。其他候选对象，不是年龄过了限，就是没有大学文凭，或者缺乏领导经验，或者头发长，见识短，婆婆妈妈的。

周长胜第三次拿过检举信，眉头紧皱，大脑中似乎有一根他很熟悉的弦正在逐渐绷紧。尽管他吃过不少这根抓不到、看不见的弦的背头，也曾诅咒发誓不再绷紧它，但是，

根深蒂固的东西往往会死灰复燃。现在，他瞅着这封不寻常的检举信，双眼条件反射地睁大，发亮，警觉。

为什么早不检举，晚不检举，偏偏在考虑提拔她的节骨眼上检举？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故意发难？李钢检举的内容究竟是真是假？有没有水份？如果有，又有几成？

一个连着一个的问号，如同一声紧过一声的警钟，猛敲着他的大脑神经。枪打出头鸟。这种教训太多了！一个人只要有点儿冒尖，流言蜚语、造谣中伤，甚至诬蔑陷害便会接踵而来。

“此种风气实在可恶！”他越想越气愤，不禁用力拍响桌子，大声叫了起来。

“抓紧调查，确属诬告，一定要严肃处理！”他抄起带电子表的自动圆珠笔在李钢的检举信上批了这十五个字。用力过猛，惊叹号把纸都划破了。

然后，他按了一下写字台上一长串信号铃上最后的一个暗紫色电纽，信访办公室季主任便应声走了进来。

这电纽是他前年出国考察回来后安装的。他说这是工业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管理企业的一条经验。西方那些经理、董事长办公桌上都安着好几排电纽，用电视发号施令，指挥企业，管理生产，跟踪工人，方便极了！说到最后，他轻轻叹口气：“可惜，我们没这个条件。”不料平日少言寡语的信访办公室主任季增法倒想出一条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外国经验的妙计，用电铃代替电视，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顺序在周长胜的大写字台上安装了一组电纽，每一个电纽下面接着一条电线，通向各个处级领导和分公司经理室。只要他这么轻轻一按，他要召见的人便很忙出现在他面前。虽

比不上电视指挥那般气派，可比从前得心应手多了。从此，电话总机的接线员乐了，因为最烦恼的总经理的电门亮灯频率大大降低了。只是苦透了处级领导及分公司经理们，他们被拴得死死的，不敢擅自离开办公室一步，而且每周要往总经理办公室多跑几趟。

季增法站在周长胜写字台前，眼睛盯着自己的杰作——那一长串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电纽，若无其事地等待指令。

周长胜把李钢的检举信递给他。两人都没有说话，他接过信，泰然自若地看了一眼周长胜的脸色，稳重而礼貌地退后两步，然后转过身，轻轻走出去了。

二 面对面交锋

“小李啊，对于你的错误，组织上完全可以体谅。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和二十五六岁的大姑娘恋爱了好几年，没有房子结婚，弄得女方非法怀了孕。年轻人，说得白一点，干柴烈火，兴头上的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当时不给你处分是交待不过去的，我们这里象你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没有房子结婚的有的是，总不能破这个头，你说是不是？”

汤士馥对无动于衷的李钢重复了好几遍这个意思：作为她个人，完全能谅解他的错误；作为组织的代表，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纪律。

他依然无动于衷。

他是第一次来汤士馥的家，是她派人叫他来的，说有要事商谈。他满腹狐疑地来了，万万没想到她要谈的却是这件全仓库职工几乎忘却了的旧事。

她递给他一杯西湖龙井。她知道，他是在江南出生长大

的，喜欢喝青茶。龙井的清香溢出杯外，在室内飘散着。他刚喝完，流了许多汗，就被叫到汤主任家中来了。他几次想端起这杯醇香诱人的青茶一饮而尽，然而终于没动，静静地听她讲下去。

“当然，留团察看两年的处分重了些。最近库领导已建议团支部重新讨论一下，改为察看一年，这样可好？”

“不必了，汤主任，一年和两年一个样的，反正再过几个月我就到退团年龄了。我坚持认为，给我处分是理所当然的，并不过份。”

“嗯，好，请喝茶。”

他推开她又往前挪了挪的那只茶杯，起身到厨房水池旁，对水龙头猛喝了一大口“清凉饮料”，然后回到沙发上坐下，对她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他太执拗，使他难于被人理解。

她看着他的大个头，看着他宽大厚实的胸脯和装卸工特有的强壮而健美的疙疙瘩瘩的胳膊，看着他棱角突出，线条分明，颇有立体感的五官和洋而不俗的大鬓角，觉得他既潇洒又憨厚，很能讨女人的喜欢。但是，眼下，他象一只四面竖起钢针似的毛发的刺猬；而她则如一只绕着刺猬团团转的狐狸，眼馋却无从下口。

好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她真想发作，叫他知道她的厉害，但不能因小失大啊！

“李刚，你们男孩子脸皮厚，无所谓，可你要为瑛瑛想一想。她挺着那么个大肚子，怎么见人呢？尽管你们后来也补领了结婚证，可谁不知道，那是马后炮！你们至今还没举行婚礼哩！”

沉默……

他抬起头，狐疑的目光开始慢慢消失。近来，他总拿对待瑛瑛的态度作为区别好心还是恶意的标志。汤主任还能为瑛瑛着想，说明她的良心还没有坏透。

他期待的目光表示愿意听她继续讲下去。

“我家媛媛明年才毕业，你和瑛瑛可以先搬进她那套住房，举行个仪式，名正言顺，一切就会很快过去的。这样可好？小李子？”

她的话语亲切柔和，暖人心怀。他终于为之心动。她那原先令他讨厌的水蛇腰变成了纤细灵活的身段；她那叫他作呕的绵羊尾巴式的烫发变成了乌黑而自然的瀑布；连那一身被他称作“华侨见习服”的米黄色西服裙和白色带花的凉鞋也都变得质朴、淡雅、美观、大方……这么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性怎么会干出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呢？不可想象，太不可想象了！

他把目光从她身上收了回来，转向室内的摆设：一张双人床上铺展着舒适的素花被单，一张普通的写字台和一盏能上下弯曲的小台灯，一个贴面的大衣柜右上角摆着一盆油绿的法国吊兰，此外没有别的了。室内光线充足，宽敞洁净，似乎反映出主人的高雅。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她见他虽不言语，但心神已有所动，便趁热打铁，把茶几上的糖盒往他面前推了推，随手拣起一块包装十分讲究的口香糖递过去，说：“哦！你老家的产品，芳香爽口。”

他下意识地向后侧身。不知为什么，包装华丽的口香糖使他猛然想起了口蜜腹剑这个成语；但他还是有礼貌地接过它，再轻轻地放回糖盒里。

他的前两封检举信转到她的手里后，不几天，便有人在

他的工作服上用油漆写上“流氓”二字，还有人在瑛瑛宿舍的窗前挂了一只破鞋。从此，他和瑛瑛的日子就象走钢丝一样艰难。他闷着头搞技术革新，设计机器手想代替搬运工，汤主任说他爱出风头；下班后看点文艺书，练习写作，汤主任说他不务正业；加班加点扛大包，汤主任说他装模作样，想捞取政治资本……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罪过，瑛瑛也跟着受株连。

不，我不能妥协！媛媛那套住房本来就是她非法多占的，理应退还。如果早一年把这套住房分配给我，我和瑛瑛也不至于做下那桩令人遗憾的事了。况且，听好朋友赵前进说，赃物就藏在那套没人住的空房里。我和瑛瑛搬进去住，岂不中了她的圈套？

他在心灵深处和自己搏斗着。

“小李子，你母亲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才，前途远大。如今你怎么啦，连团员也快保不住了。不为别人，也该为你老革命的父亲和你操尽心血的母亲想一想啊！”

她大刀阔斧，另辟一个更能调动他的情感的战场。

果然，他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痛苦的回忆之中：

爸爸李铁为他起名字时说：“老子叫铁，儿子叫钢，一代更比一代强！一定要让儿子长大后成为一个比钢还强的共产党人！”

爸爸的两条腿在铁条的猛击下碎裂了，但他咬碎牙齿往肚里吞，始终不承认莫须有的叛徒罪名，最后惨死在文革的牛棚里。

每次回到家里，妈妈的泪水便象断线的珠子浇痛他的

心。妈妈说：“孩子，不蒸馒头蒸（争）口气，要为你爸爸长脸啊！”

他，李钢，一米八高的男子汉，什么苦都能忍受，就是忍受不了妈妈的泪水。妈妈的泪水会使他彻夜不眠，五脏如焚。

他对不起死去的爸爸，更对不起活着的妈妈。

现在，她，汤士馥，又故意揭他的伤疤。他无法忍受，猛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碰泼了茶水，带翻了糖盒。他用力拍着胸膛大声吼叫：“汤士馥，我的伤口在这儿，你使劲往上面撒盐吧！尽管撒，没关系。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究竟找我干什么？”

“那好。你听着，李钢同志！”她并不发火，反而慢声细语地说，“一个人在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改了还可以重新做人；如果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又不听规劝，一条黑路走到底，那就只好听其自便了。”

一阵难堪的沉默。过一会儿，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三个他非常熟悉的信封，并一一抖出信纸，继续说：“这都是你写的诬告信吧！一共三封，一封不少。封封都有领导批示，封封批示一个调门：确属诬告，严厉惩处。我一念你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二念你可怜的母亲急切望子成龙，三念瑛瑛怀着孩子，因此一直心慈手软，迟迟不肯追究你的责任。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诬蔑我，不太过份了吗？李钢，谁存心叫别人不舒服，别人也不会让他太快活的。我先把话挑明，从今以后，咱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否则……”

“说下去！”

“不过，现在还来得及。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全当一阵大风，吹过完事。你信不过？你看！”说着，她把三封信，一封一封地在他眼前晃过，还故意让他看清最后一封信上总经理的批示，然后划着火柴，当他的面，把三封检举信全烧了，灰烬扔进痰盂里，溶解在污水中。

他愣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蓦地，他如一头猛狮冲出她的房门。楼梯被他沉重的脚步震得咚咚响。她感到脚下的楼板剧烈地摇晃着。

三 到现场调查

“你检举汤主任结伙盗窃出口物资，这种勇气难能可贵。但是捉贼看赃，捉奸拿双，你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信访办公室主任季增法来到码头外贸仓库，找李钢调查。同行的还有周干事。

李钢异常激动，两只大手紧紧握住季增法精瘦无力的双手，疼得他咝咝地直抽凉气。

“终于盼来了，谢谢你们，谢谢领导……”李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立即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三封检举信的复写稿和一张清单，恭恭敬敬地递给季增法。

季主任仔细默读清单，这清单三封检举信里都没有附上：

午餐肉100听；茄汁鱼50听；白木耳400公斤；丝绸衬衫5箱（每箱几件不详）；鸭绒20公斤；红小豆5麻袋（每袋25公斤）；高档象牙瓷22箱（餐具）；冻对虾20块（每块10公斤）；冻兔肉50箱（标准箱10公斤）；

金丝蜜枣1000公斤。

“你列这张单给我做什么？要和我谈生意吗？”季增法生硬地问。

“无须再洽谈了，这些货物已经全部无价地从仓库流进了汤士馥的腰包。”李钢答。

“就这些吗？”

“就这些。不！据说还有。但我知道的就这些。”

“这张清单可靠吗？”

“我用团籍担保。”

“听说你被留团察看两年，这个担保的有效程度多大？”他的脸红了，但很快就镇定地答道：“季主任，我用生命担保！”

“空话！大话！难道能因为检举失实杀你的头吗？”

“那……”

“这样吧，你先说说事实和过程。”周干事插话。

“请等一等！”李钢说罢跑了出去，大约一支烟工夫，领来一个年龄相仿，个头稍低的青年小伙子。

“他是见证人之一，叫赵前进，我的好朋友。”李钢坦然介绍。

“我领你们到现场去看证据。”赵前进说。

他和李钢同样激动。季主任、周干事跟在他俩后面，沿着仓库的围墙外侧往前走。围墙很高，上面架有铁丝网，据说是通电的，小偷越墙，就会当场触电身亡。

围墙也很长，他们走了将近二里路，才走到仓库的后墙中间部份。这儿，墙里是三号库，墙外和几排破旧的简易工